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七十九八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楊遐齡

宋文鑑卷七十九

宋 呂祖謙 編

記

王沂公祠堂記

劉敞

齊魯雖皆稱貴文學尚禮義之國然其俗亦與時升降小白右功力任權數則其敝多匿智伯禽尊尊親親至其衰也洙泗之間長幼相與讓其失蓋以遠矣然仲尼

稱之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由此論之非明
君賢師扶世導民孰能反其本哉五代之亂儒術廢絶
宋受命垂七十年天下得養老長幼亡兵革之憂庶且
富矣然未有能興起庠序致教化之隆者也自齊魯之
間弦誦闕然况其外乎丞相沂公之初守青也為齊人
建學其後守鄆也為魯人建學繇是二國之俗始益知
貴詩書之業而安其性之所樂老師宿儒幼子童孫粲
然自以復見三代之美禮讓日興刑罰日衰嗚呼君子

之盛德大業哉孔子所謂至於道者非耶沂公薨于鄆且二十年鄆人愛慕而悲思之僉曰不可使文正之德不享於世前太守錢公子飛聞之因即學宫而建祠堂以稱士大夫之意錢公去位之五年堂乃成其廣若干修若干崇若干凡皆錢公之素也甘棠之詩曰勿翦勿伐名伯所茇亦諸侯之正風哉叙其語於石以詔後世又作登歌一章并刻之云文武維周天命郅隆孰相其成周公太公周公冢宰太公尚父遜厥碩膚惠於齊魯

維此齊魯聖賢之緒尊德樂道四方爰茹不振不競靡則靡定既晦而明在我文正天子是毘諸侯是師賦政于外俾民不迷乃設學校乃敦詩書翼翼齊魯若周之初二公之位文正履之二公之治文正以之周歷千歲二公實使之文正之功後亦將似之徂徠之松新甫之柏我作此堂以告無斁

東平樂交池亭記　　劉敞

古者諸侯雖甚陋必有苑囿車馬鐘鼓之好臺池鳥獸

魚麗之樂然後乃能為國非以虞意崇不急也以合士大夫交賔客賢者而同吏民也蟋蟀山樞車鄰駟鐵有駜之詩是已不然則轂轂者墨術也不侈於禮樂不暉於度數曰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亦瘠矣夫東平蓋古之建國又有州牧連率之政於今為重其地千里其四封所極南則梁東則魯北則齊三者皆大國也其土沃衍其民樂享其君子好禮其小人趨本其俗習於周公仲尼之遺風餘教可馴以詩書而不可詭以朱墨詭以朱

墨鄙矣郢故有負城之園其廢蓋久士大夫無所於游四方之賔客賢者無所於觀吏民無所於樂殆失車鄰駟鐵有駜之美而況於蟋蟀山樞之陋敝以謂非敦詩書節禮樂之意也據舊造新築之鑿之擴之營之闢之有堂有臺有池有榭有塢有亭有館有南北門堂曰燕譽臺曰陳蘩池曰芹藻榭曰博野塢曰梧竹亭曰玩芳館曰樂游南門曰舞詠北門曰熙春其制名也或主於禮或因於事或寓於物或諭於志合而命之以其地曰

樂交所以與上下同樂者也其草木之籍松栝槐柏榆柳李梅桃梨棗栗欅柿石榴林檎木瓜櫻桃蒲萄太山之竹汶丘之篠嶧陽之梧雍門之荻蒲圃之檟孔林之楷香草奇藥同族異名洛之牡丹吳之芍藥芙蓉菱芡蘭菊荇茆可玩而食者甚衆孟子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吾其敢自謂賢乎抑亦庶幾焉後世將必有追數吾過者矣吾請以此謝

先秦古器記

劉敞

先秦古器十有一物制作精巧有款識皆科斗書為古學者莫能盡通以它書參之迺十得五六就其可知者校其世或出周文武時於今蓋二千有餘歲矣嗟乎三王之事萬不存一詩書所記聖王所立有可長太息者矣獨器也乎哉兑之戈和之弓離磬崇鼎三代傳以為寶非賴其用也亦云上古而已矣孔子曰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衆不可蓋安知天下無能盡辨之者哉使工模其文刻於石又并圖其象以俟好古博雅君子焉終

此意者禮家明其制度小學正其文字譜諜次其世謚迺為能盡之

澶州頓丘縣重修縣治記　江休復

王在在浚澶為北門重郛言言洪河渾渾矗為巨防扼為要津堤繇役作務莫大焉景德之元皇御戎軒翠華朝臨虜騎宵奔講言終讙行李便蕃賓客供給禮莫重焉總是二役郡守縣令其職也朝廷殿最多課亦以此二者為先其米鹽牒訴至纖至悉萃於縣道則為令者

又加難焉以是一切趨辦而不遑其他唯吾從叔仲達為能推行而優為之且承平積久法網寖密監司操持羣下不得動揺吏亦便文諉事亡能往來溺於其職不克自振官寺隂頽寢堂廳事至敝漏不可居莫敢一揺手其他可知矣仲達為邑宰於斯且期年職修事舉顧而言曰昔人云堂上不糞則野草不除豈謂此邪先是河決商胡口因廢觀城縣來入亟請於上取其故廨材木以營之由孔子廟以及廳事下至於囹圄有造有因

凡若干門垣墉塈茨凡若干工自經始至落成凡若干日在上者不以為過在下者不以為煩程功即事出於餘力君子謂是役也不徒更爽塏避燥濕而已足以觀政矣後之蹕此位登此堂者有以知改作之自庶幾繼葺之俾勿壞

萬安渡石橋記　　　　蔡襄

泉州萬安渡石橋始造於皇祐五年四月庚寅以嘉祐四年二月辛未訖功絫趾于淵釃水為四十七道梁空

以行其長三千六百尺廣丈有五尺翼以扶欄如其長之數而兩之靡金錢一千四百萬求諸施者渡實支海舍舟而徒易危以安民莫不利職其事盧錫王寔許忠浮圖義波宗善等十有五人既成太守莆陽蔡襄為之樂合讌飲而落之明年秋蒙名還京道繇是出因紀所作勒于岸左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

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天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歷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懼哉

獨樂園記

司馬光

孟子曰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不如與衆樂樂此王公大人之樂非貧賤者所及也孔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此聖賢之樂非愚者所及也若夫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各盡其分而安之此乃迂叟之所樂也熙寧四年迂叟始家洛六年買田二十畝於尊賢坊北闕以為園其中為堂聚書出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堂南有屋一區引水北流貫宇下中央為

沼方深各三尺疏水為五派注沼中狀若虎爪自北伏流出北階懸注庭下狀若象鼻自是分而為二渠繞庭四隅會於西北而出命之曰弄水軒堂北為沼中央有島島上植竹圓周三丈狀若玉玦攬結其杪如漁人之廬命之曰釣魚庵沼北横屋六楹厚其墉茨以禦烈日開户東出南北列軒牖以延凉颸前後多植美竹為清暑之所命之曰種竹齋沼東治地為百有二十畦雜蒔草藥辨其名物而揭之畦北植竹方徑丈狀若棊局屈

其杪交相掩以為屋植竹於其前夾道如步廊皆以蔓藥覆之四周植木藥為藩援命之曰採藥圃圃南為六欄芍藥牡丹雜花各居其二每種止植兩本識其名狀而已不求多也欄北為亭命之曰澆花亭洛城距山不遠而林薄茂密常苦不得見乃於園中築臺作屋其上以望萬安轘轅至於太室命之曰見山臺迂叟平日多處堂中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羣賢窺仁義之原探禮樂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

集目前所病者學之未至夫又何求於人何待於外哉
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採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
濯熱盥手臨高縱目逍遥徜徉唯意所適明月時至清
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柅耳目肺腸悉爲己有踽踽
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合
而命之曰獨樂園或咎迂叟曰吾聞君子所樂必與人
共之今吾子獨取足於己不以及人其可乎迂叟謝曰
叟愚何得比君子自樂恐不足安能及人況叟之所樂

者薄陋鄙野皆世之所棄也雖推以與人人且不取豈得彊之乎必也有人肯同此樂則再拜而獻之矣安敢專之哉

信州興造記　王安石

晉陵張公治信之明年皇祐二年也姦彊怙彔隱詘發舒既政大行民以寧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徙囚於高獄命百隸戒不共有常誅夜漏半水破城滅府寺包人民廬居公趨譙門坐其下敕吏士以桴收民鰥寡孤獨

老癃與所從之因咸得不死丙子水降公從賔佐按行隱度符縣調富民水之所不至者夫錢戶七百八十收佛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三十二不足則前此公所命出粟以佐材費於賙貧民者三十三人自言曰食新矣賙可以已願輸粟直以佐材費於是募人城水之所入垣郡府之缺考監軍之室司理之獄營州之西北亢爽之墟以宅屯駐之師除其故營以時教士刺伐坐作之法故所無也作驛曰饒陽作宅曰回車築二亭於南門之

外左曰仁右曰智山水之所附也梁四十有二舟於兩亭之間以通車徒之道築一亭於州門之左曰宴月吉所以屬賔也凡為城垣九千尺為屋八以楹數之得五百五十二自七月甲午卒九月丙戌為日五十二為夫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五中家以下見城郭室屋之完而不知材之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見役使之及己凡故之所有必具其無也廼令有之公所以救災補敗之政如此其賢於世吏則遠矣令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

也且有治災之政出焉施舍之不適裒取之不中元姦宿豪舞手以乘民而民始病矣吏乃始嗸然自得民相與誹且笑而不知也吏而不知為政其重困民多如此此予所以哀民而閔吏之不學也由是而言則為公之民不幸而遇害災其亦庶乎無憾乎

揚州龍興十方講院記　王安石

予少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遊予既吏淮南而慧禮得龍興佛舍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説嘗出而過焉

卑屋數十椽上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出入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將除此而宫之雖然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願記以示後之人使不得私焉當是時禮方丐食飲以卒日視其居枵然余特戲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後四年來曰昔之所欲為凡百二十楹頼州人蔣氏之力既皆成盍有述焉噫何其能也葢慧禮者予知之其行謹潔學博而才敏而又卒之以不私宜成此不難也世既言佛能以禍福語

傾天下故其降向之如此非徒然也蓋其學者之材亦多有以動世耳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若身窘形離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行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圖之寺廟被四海則彼其所謂材者寧獨禮耶以彼其材由此之道去至難而就甚易宜其能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

桂州新城記

王安石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而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兵甲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為任其罪者非獨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為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尚書工部侍郎余公當廣西焉冦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木甓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竒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二十

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為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財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為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為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横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救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為存也及至喟然覺寤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為後蓋有患

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非其法能以久存而不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起也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假于其君於其為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之以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之以明明之功卒所以攘夷狄而中國之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令余公亦以文武之材

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鏤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

張尚書畫像記　　蘇洵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無養亂無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

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能處玆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於地

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繄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謂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碪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敺之以法惟蜀人為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

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刼齊民吾不忍為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如公吾未始見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為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鄉里之所在以至於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為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

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繇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爲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歳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自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毋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

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闥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女棄捐禾黍與與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木山記　　蘇洵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為棟梁則伐不幸而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

折不腐則為人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激射嚙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為好事者取去彊之以為山然後可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濆如此者幾何不為好事者之所見而為樵夫野人之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余家有三峰余每思之則恐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為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為人之

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為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於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余愛之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余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莊栗刻削凛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决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吳郡州學六經閣記　張伯玉

六經閣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吳郡州學始由

高平范公經緝之至今尚書富郎中十年更八政學始大成而成年六經閣又建先時書籍草創未暇完緝廚之後廡澤地汙晦日滋散脫觀者惻然非古人藏象魏拜六經之意至是富公始與吳邑長洲二大夫以學本之餘錢僦之市材直公堂之南臨泮池層屋起夏六月乙酉止秋八月甲申凡旬有七浹記庸千有二百作楹十有六棟三架霤八樀三百八十有四二户六牖梯衡寮梲圬墁陶甓稱是祈於久故爽而不卑酌於道故文

而不華經南嚮史西嚮子集東嚮標之以油素揭之以油黃澤然區處如蛟龍之鱗麗如日月之在紀不可得而亂矣判天地之極致皇王之高道生人之紀律舉在是矣古者聖人之設教也知函夏之至廣生齒之至衆不可以頤解矣故教之有方導之有原乃本庠序之風師儒之説始於邦達於鄉至於室莫不有學烜之以文物聳之以聲明先用警策其耳目然後清發其靈腑故其習之也易其得之也深其教不肅而成不煩而治歐

元元之入善域優而柔之俾自得之萬世之後尊三王
四代法者無他焉教化之本末馴漸也然則觀是閣者
知六經之在則知有聖人之道則知有朝廷之化知有
朝廷之化則嚮方之心懋一日禮義之澤流于外弦誦
之聲格于内其為惡也無所從其為善也有所歸雖不
欲從善遠罪納諸大和不可名康公之詩曰豈弟君子
來游來歌子思子之說云布在方册人存則政舉凡百
君子繇斯道活斯民暢皇極序彝倫者捨此而安適得

無盡心焉諸儒謂伯玉嘗從事此州游學滋久宜刋樂石庶幾永永無忽

分寧縣雲峰院記　　曾鞏

分寧勤生而嗇施薄義而善爭其土俗然也自府來抵其縣五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修農桑之務率數口之家留一人守舍行饁其外盡在田田高下磽腴隨所宜雜殖五穀無廢壤女婦蠶杼無懈人茶鹽蜜紙竹箭材葦之貨無有纖鉅治咸盡其身力其勤如此富兼田千

畝廩實藏錢至累歲不發然視捐一錢可以易死寧死
無所捐其於施何如也視其閒利害不能以秭米父母
兄弟夫婦相去若奕碁然於其親固然於義厚薄可知
也長少族坐里閭相講語以法律意嚮小戾則相告訐
結黨詐張事關節以動視聽甚者畫刻金木為章印摹
文書以給吏立縣庭下變偽一日千出雖笞扑徙死交
迹不以屬心其喜爭訟豈比他州縣哉民雖勤而皆如
是漸涵入骨髓故賢令長佐吏比肩常病其未易治教

使移也雲峰院在縣極西無籍圖不知自何時立景德三年邑僧道常治其院而侈之門閭靚深殿寢言言樓客之廬齋庖庫廐序列兩旁浮圖所用鐃鼓魚螺鐘磬之編百器備完吾聞道常氣質偉然雖索其學其歸未能當於義然治生事不廢其勤亦稱其土俗至有餘輒斥散之不為黍累計惜樂淡泊無累則又若能勝其嗇施喜爭之心可言也或曰使其人不汨溺其所學其歸一當於義則傑然邑人者必道常乎未敢必有慶歴三

年九月與其徒謀曰吾排蓬藋治是院不自意成就如此令老矣恐泯泯無聲畀來人相與圖文字買石刻之使永永與是院俱傳何不可也咸曰然推其徒子思來請記遂來予不讓為申其可言者寵嘉之使刻示邑人其有激也

仙都觀三門記　　曾鞏

門之作取備豫而已然天子諸侯大夫各有制度加於度則譏之見於易禮記春秋其旁三門門三塗惟王城

為然老子之教行天下其宫視天子或過焉其門亦三之備豫之意葢本於易其加于度則知禮者所不能損知春秋者所太息而已甚矣其法之蕃昌也建昌軍南城縣麻姑山仙都觀世傳麻姑於此仙去故立祠在焉距城六七里由絶嶺而上至其處地反平寛衍沃可宫可田其穫之多與他壤倍水旱之所不能災予嘗視而歎曰豈天遺此以安且食其衆使世之衎衎施施趨之者不已歟不然安有是邪則其法之蕃昌人力固如之

何哉其田入既饒則其宫從而修也宜慶歷六年觀主道士凌齊曅相其室無不修而門獨卑曰是不足以稱吾法與吾力遂大之既成託予記予與齊曅里人也不能辭噫為里人而與之記人之情也以禮春秋之義告之天下之公也不以人之情易天下之公齊曅之取予文豈不得所欲也夫豈以予言為厲己也夫

宋文鑑卷七十九

宋文鑑卷八十

宋 吕祖謙 編

記

兠率院記

曾鞏

古者為治有常道生民有常業若夫祝除髮毛禁棄冠環帶衣不撫鋤耒機盎至他器械水土之物其時節經營皆不自踐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不為其所當然而

曰其法能爲人禍福者質之於聖人無有也其始自漢魏傳挾其言者浸淫四出抵今爲尤盛百里之縣爲其徒者少幾千人多至萬以上宮廬百十大氏穹墉奐屋文衣精食輿馬之華封君不如也古百里之國封君一人然而力殆不輕得足也令地方百里過封君者累百十飛奇鈎貨以病民民往往頻伸而爲塗中瘠者以此治敎信讓奚而得行也而天下若是葢幾宮幾人乎有司常錮百貨之利細若蓬芒一無所漏失僕僕然其勞

也而至於浮圖人雖廢如此皆置不問反傾府空藏而棄與之豈不識其非古之制也抑識不可然且固存之耶愚不能釋也分寧縣郭内外名為宫者百八十餘所兜率院在治之西八十里其徒尤相率悉力以侈之者也其構興端原有邑人黄庠所為記其後院主僧某又治其故而大之殿舍中嚴齊宫宿廬庖湢之房布列兩序廐園囷倉以固以密資所以奉養之物無一而外求疏其事而來請記者其徒省懷也噫子之法四方人奔

走附集者衎衎施施未有止也予無力以拒之獨介然於心而掇其尤切者為是說以與之其使予之徒知己之饗利也多而人蒙病已甚且以告有司而諗其終何如焉

擬峴臺記

曾鞏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予初州

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
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閎廓怪奇可
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㵝潦毁蓋
藏棄委於榛藂苐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也君得之
而喜增甓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其横
檻覆以高甍因而爲臺以脫埃氛絶煩囂出雲氣而臨
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
山拔木之奔放高桅勁艣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沉者皆

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顔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荒蹊聚落樹陰晦暧遊人行旅隱見而繼續者皆出乎袵席之内若夫雲煙開斂日光出没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之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方皇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蓄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

畜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收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抱鼓之警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為之記其成之年月日嘉祐二年之某月某日也

撫州顔魯公祠堂記

曾鞏

贈司徒魯郡顔公諱眞卿事唐為太子太師與其從父

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為
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為平原太守策安禄山必反
為之備禄山既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
不能直闚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
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為御史唐旻所構連輙斥李輔
國遷太上皇居西宫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輙斥代
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輙
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為連斥之猶不滿意

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為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茍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殁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

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圖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歟維歷忤大姦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為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

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嘉祐元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某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某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為此邦也遂為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

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以感人况拜其祠為親炙之者歟令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為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筠州學記　　曾鞏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知經者為善

矣又爭為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為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搢紳之徒抗志於彊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没世不敢遂其簒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于今士乃有特起於千

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敦樸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偷合茍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

縣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漸摩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彊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令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士於人

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鈞為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絶當慶歷之初詔天下立學而鈞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為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于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蒨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上齋祭之室講誦之堂休宿之廬至於庖湢庫廏各以序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

請紀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故為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為記而使歸刻焉

齊州二堂記

曾鞏

齊濱濼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至則常發民調材木為舍以寓去則徹之既費且陋乃為之徙官之廢屋為二

堂於濼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歴山漁雷澤陶河濵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鄭康成釋歴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衛地皇甫謐釋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濵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以余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濵壽丘負夏皆在魯衛之間地相望則歴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

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於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嬀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也余觀虞書及五帝紀蓋舜娶堯之二女廼居嬀汭則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廼因嬀水出於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為雷首之别號不考其實矣由是言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為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山為信然也令濼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

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柏崖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葢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洎然而止而自涯以北至于歴城之西葢五十里而有泉涌出高或致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於黒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葢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齊

者皆于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於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余驗之蓋皆濼水之旁出者也濼水嘗見於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濼杜預釋一在歷城西北入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濼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濼上之南堂其西南則濼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濼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為之識使此邦之人尚有考也

道山亭記

曾鞏

閩故隷周者七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始并為閩中郡自粤之太末與吳之豫章為其通路其路閩者陸出則阸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乃一得平地小為縣大為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塗或逆坂如緣絙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鉤出於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發擇地然後可投步負戴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

其間如林森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下上不見首尾水行
其隙間或衡縮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蟲鏤
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泝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輙破溺
雖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
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衆江淮之間而虛其
地蓋以其陿多阻豈虛也哉福州治候官於閩為土中
所謂閩中也其地於閩為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遠而
長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內外皆涂旁有溝溝

通潮汐舟載者晝夜屬于門庭麓多桀木而匠多良能人以屋室鉅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宮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九僊山北曰粤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葢佛老子之宮以數十百其環詭殊絶之狀葢已盡人力光禄卿直昭文館程公為是州得閩山嵚崟之際為亭於其處其山川之勝城邑之大宮室之榮不下簟席而盡於四矚程公以謂在江海之上為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

洲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閩以險且遠故仕者常憚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非獨忘其遠且險又將抗其思於埃壒之外其志壯哉程公於是州以治行聞既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餘功又及於此蓋其歲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又拜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今為越州字公闢名師孟云

霍丘縣驛記

王回

天下昔初國之時君民各久其安而城郭道路關梁廬

館尤嚴於賓客之事凡國之地大不過百里而皆領於天子之詔以待廵狩之所適其歲時使人存頫若歸脤賀慶致禬之來則又有四鄰之交朝覲會同聘問之集車馬人徒之役縱横而信宿者葢無虚國而受館之禮自畿内達于海隅設官備物候迓時謹故雖跋山涉水荒陋遐僻之城具宗廟社稷者一不敢鈌焉有不能然者君子譏之謂之失政不可以為國也自天下更為郡縣守宰以考秩代居民始不安其常而先王之禮所以

浹於政事而尤嚴於賓客者亦因以廢怠陵夷且千歲及今則驛舍之設止於當路州縣驛遞所過足以供給應有司之令而已然猶不敢稍張其制度一有異於其間則衆反譏之以為茍悅使客市恩意非政之急吏既不得久於其秩而思脫譏以湍去故天下之驛雖當路所設應有司之令者往往圮而不完至於歧旁它縣則無敢唱興之者霍丘故蓼邑也今縣屬壽丘治霍丘距京師八百里境内所包若千里比而環者七州七州之

送皆由於驛以達于壽霍丘居最徑然獨無驛每使客之過者無所歸宿則弛蓋偃節混於逆旅或寓其舁於浮屠氏之館倉卒偪仄而無以自表於民今知縣事大理寺丞謝侯績之至也嘆曰吾為地主於此豈可以不知士大夫之辱吾聞古之為政蓋莫不篤於賓客者非苟相悅所以相養以禮而戴天子之命也今吾邑雖陋亦古之建國傅其城郭社稷而地大益近曾不及有一館為士大夫之禮不已儉乎雖衆口之譏吾從古也莫

吾疚也於是相其署之東偏靣通衢之㑹始築館焉用若干日立屋若干間而門堂室廡庖井廏庫至于器皿百須無不具而用不傷於財役不勞於民也既成名之曰蓼驛取古封國之號益所以自見其志而以狀屬囘子其為我書之刻諸石以告于後之人勿廢予曰推古之事而歎今為之難也非發憤好禮果於從政者誰能為之書傳於後之人庶幾其卒勿廢焉

建昌軍景德寺重修大殿彌陀閣記　李泰伯

儒失其守教化墜於地凡所以修身正心養生送死舉無其柄天下之人若饑渴之於飲食苟得而已當是時也釋之徒以其道鼓行之焉往而不利無思無為之義晦而心法勝積善積惡之誠泯而因緣作空假中則道器之云戒定慧則明誠之别至於虞祔練祥春秋祭祀之儀不競則七日三年地獄刼化之辯亦隨而進蕃衍光大繫此之由故嗣迦葉者師子達摩流為東山牛頭傳龍樹者惠文惠思熾乎天台灌頂二家之學並用於

世若夫律戒之盛凡出家者當由此塗按白居易撫州景雲寺律和尚碑文如來十弟子中優波離善持律波離滅南嶽大師得之南嶽滅景雲大師得之師南城人初隷景雲寺徙洪州龍興終廬山東林度男女萬五千人姜相國公輔顏太師真卿本道廉使楊憑韋丹皆與友善樂天之叙如此南城於宋為建昌軍景雲為景德寺律和尚之迹已無見土木之堅久者唯殿與門殿之制不靡而其材良乃今所無基高而旁羸入風雨者四

面如一将恐腐折後難為功寺僧義明乃營屋若干柱以翼之且作彌陀閣於其前右兼壯與麗為永永計先共謀者文憲宗正既而憲住他院正亦遂輟克有終者推明殿之財集于衆閣成於孀何氏始卒凡八年明講經論頗憙事以雅於予來乞文因論釋之所由興亦使其徒知此寺昔嘗有僧為律戒師於江之南度人以萬數當世賢者與之游以為寺之榮而有所慕焉

袁州學記　　　　李泰伯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單慮祇順德意有假官僭師茍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某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官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闊疏亡以稱上旨通判頴川陳君某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陿隘不足改為迺營治之東北隅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瓦甓黝堊丹漆舉以法故殿堂室房廡門各得其度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

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釋菜且有日盱江李覯諗于衆曰惟四代之學攷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鏖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也詩書之道廢人唯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賢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譚

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義猶當伏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使人有所法且有所賴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墨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為國者之憂此年實至和甲午夏其月甲子記

義田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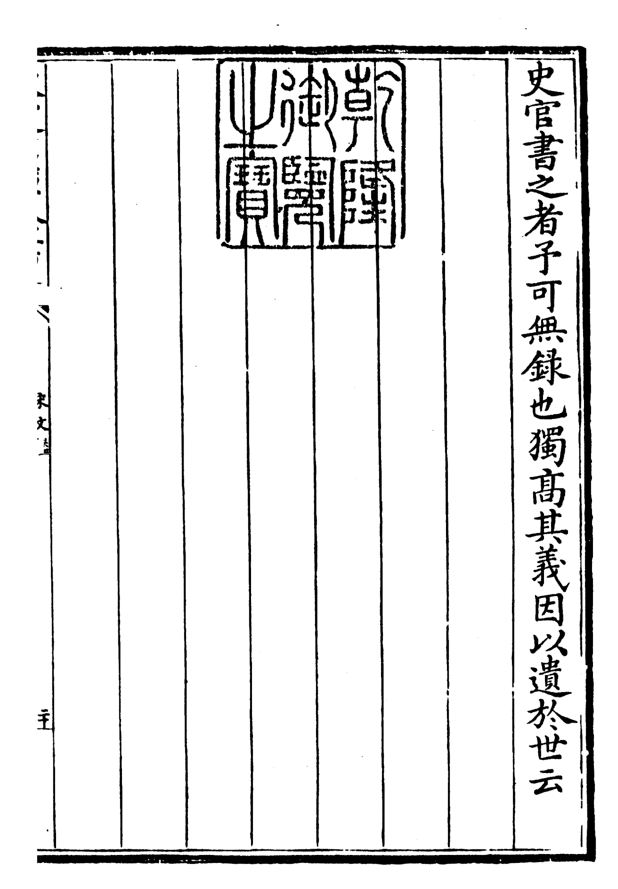
錢君倚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疎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畆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贍擇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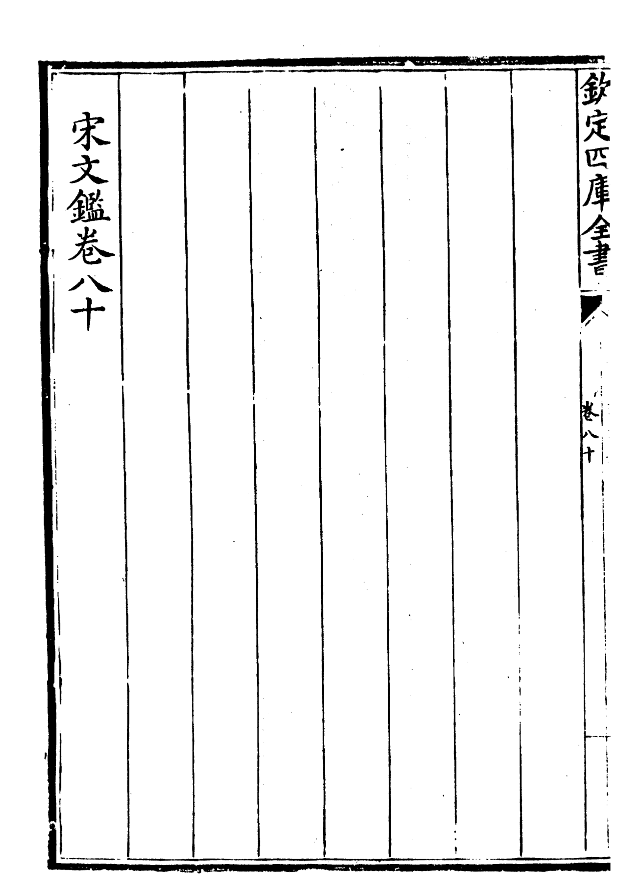
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三十年既而為西帥及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歿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

之存也公既位克祿厚而貧終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為
斂子無以為喪惟以施貧活族之義遺其子而已昔晏
平仲敝車羸馬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
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
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以此
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
觴桓子予甞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
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第也先父族次母族次

妻族而後及其疏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為近之今觀文正公之義田賢於平仲其規模遠舉又疑過之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車輿之飾聲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一己而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而入者豈少哉況於施賢乎其下為卿大夫為士廩稍之充奉養之厚止乎一己族之人瓢囊為溝中瘠者豈少哉況於他人乎是皆公之罪人也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隅功名滿天下後必有



史官書之者子可無録也獨高其義因以遺於世云



宋文鑑卷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八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楊遐齡

宋文鑑卷八十一

宋　呂祖謙　編

記

慶州大順城記　張載

慶歷二年某月某日經略元帥范公仲淹鎮役總若干建城於柔遠寨東北四十里故大順川越某月某日城成汴人張載謹次其事為之文以記其功詞曰兵久不

用文張武縱天警我宋羌蠢而動恃地之彊謂兵之衆傲侮中原如撫而弄天子曰嘻是不可捨養姦縱殘何以令下講謨于朝講士于野鍖刑斧誅選付能者皇皇范侯開府于慶北方之師坐立以聽公曰彼羌地武兵勁我士未練宜勿與競當避其彊徐以計勝吾觀寨口有田其中賊騎未迹卯横午縱余欲連壁以禦其衝保兵儲糧以俟其窮將吏掾曹軍帥卒走交口同辭樂贊公命月良日吉将奮其旅出卒于營出器于府出幣于

畚出糧于庾公曰戒哉無敗我舉汝礪汝戈汝鋻汝斧汝干汝誅汝勤汝與既戒既言遂及城所索木箕土編繩奮杵胡虜之來百十其至自朝及辰衆積我倍公曰無譁是亦何害彼姦我乘及我未備勢雖不敵吾有以恃爰募彊弩其衆累百依城而陣以堅以格戒曰謹之無鬬以力去則勿追往終我役賊之逼城傷死無數謨不我加因潰而去公曰可矣我功汝全無怠無遽城之惟堅勞不累日池陴以完深矣如泉高焉如山百萬雄

師莫可以前公曰濟矣吾議其旋擇士以守擇民而遷書勞賞才以飫以筵圖列而止薦聞于天天子曰嗟我嘉汝賢錫號大順因名其川于金于湯保之萬年

滬池縣新溝記

趙　瞻

滬掖巖嶔面谿匯土著市列盤互回附嵗大霖潦注邑中逘湍鍥濤齧寖淫奔射自道距岐以派于劇衢康逵已乃洩于川邑之民行者表深居者附髙木擁槍轞網防倍扉以易厥轄承習生常恬不怪憚吏耽耽第養威

堂皇上坐廣卧安烏即民謀由此故城中地寖久注蝕淪為坎窞車踣馬跌宽嘖載路及大理丞侯君為縣凡民病政蠧饒剔熸潔居又明年遑恤及是跡所源流處所經歷決邑之北偏曰魏家㑹濬仞夷灑並偶而東順達于谿錘田千有二百步平錢十有三萬僦傭三千功農願售地市願輸金役願顧直工一月已既而雨作水循故道趣于新溝曼衍轉注支合脉湊如避善政如伏嚴威激流湧進不潰厓岸賈族侈肆民家按堵所利者

博其千萬年不弛侯君屬予使謹其歲月夫君子何慮而不及於民春秋左氏傳曰啟塞從時則違時僝工猶趣興役況是作也不掠農力呂紀月令曰時雨將降道達溝瀆開通道路無有障塞則葺舊補敝猶為按職況是舉也揭為長利彼以經傳用吾民予豈敢不書謹記曰令上二十三年冬十月某朔某日甲子河南澠作新溝庶史氏有繼夫遷河渠書固溝洫志者當著予記

登州新造納川亭記　　章望之

人與天地並生而異道能周而為變化者一氣也天地之氣不舒則四時五緯與山川水土舉失其常人之氣不舒則思慮塞而精神有遺百疾於是乎生故君子所樂奉者天地之大大而高莫如山嶽大而深莫如河海其間又有禽獸草木之所蕃鼋鼉魚鼈之所錯祕怪神異之所儲珠玉寶藏之所産世之百物莫不具諸是以高深之地君子樂之以其能開人思慮泰人精神蓋耳目廣則聰明豁爾不然何以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

山而小天下哉故遇西子然後知世無美色享太牢然後知世無珍味聞簫韶然後知世無至音觀海嶽然後知世無大物古之君子務見博而知遠者以此吉州刺史劉侯涣之為登州也為納川亭于城之北隅以地濵於海言此所以容受百川也廣狹得中奢儉得宜役不勞而事不煩其可以為寓目適心之地殆無與亢者豈非助大丈夫胸臆之一端歟侯有文武長材濟之以剛正凜然有不可奪之風嘗入居清要出總繁重皆赫著

能名今之作斯亭以壯郡國游觀之勝以資賔客宴饗之盛暇日則命戎旅習水戰以無忘戒備其動翼如其靜肅如於是王人朝士之出是塗莫不交口詠其交賔接下之和美其忠奉朝廷之勤異日侯去為天子股肱知必能以興作之心克斥其行事

清溪亭記

王安國

清溪亭臨池州之溪上隸軍府事判官之府而京兆杜君之為判官也築於治平三年某月某甲子而成於其

月其甲子於是州之士樂之而相與語曰夫吳楚荊蜀閩越之徒出入於是而離離洞庭鄱陽之水浮於日月之無窮四方萬里之人飛帆鼓楫上下於波濤之中犯不測之險於朝暮之際而吾等乃於數楹之地得偉麗之觀於寢食坐作之間是可喜也若夫峙闤闠之萬家於千峰之繚繞朝陽曈曚破氛霧於巑岏縹緲之石而水摇山動於玲瓏窈窕之林煙雲之滅没風雨之晦冥天之所變隨於人之動息者也陽闢而陰闔草萌而木

芽霏紅縹紫映燭而低昂與夫美蔭交而鳥獸嬉野潦收而洲渚出氷崖雪竭桑落之墟景象之盛衰見於四時之始終而隱顯不匿乎一席之俯仰然後知呼吸於天地之氣而馳騖偃伏出有入無者孰使然哉覽於是者宜有以自得而人不吾知也君曰夫憊其形於事者宜有以佚其勞饜其視聽之喧囂則必之乎空曠之所然後能無患於晦明吾是以知之間隙攜其好於此而徜徉以畢景飛禽之啁啾怒浪之洶湧漁蓬樵𠆳嘯於

前而歌於後孰與夫訟訴簿笞之聲交於吾耳也岸幘穿屨弦歌而詩書投壺飲酒談古今而忘賓主孰與夫犖跽折旋之容接於吾目也凡所以好其意者如此而又以為夫居者厭於扃束行者甘於憩休人情之所同而吏者多以為我不能久於處也室廬有忽不治者又況宴遊之設乎俗陷於不恕而萬事之陵夷往往以此吾疾之久矣而亭之所以作也噫推君之意可謂賢矣吾為之記曰夫智足以窮天下之理則未始玩心於物

而仁足以盡己之性則與時而不遺然則君之意有不克於是歟余未嘗游於君而吾弟和甫方為之僚乃因和甫請記而為之記者臨川王安國

邢州堯山縣令廳壁記　沈括

地方百里聽事於庭者萬家上不得專達於天子下不得賔養國中之善士其官謂之縣令其秩不得齒於天子之下士靜牽動違埶如槁毛士能得志於斯亦可謂賢矣其選既輕故民未嘗厚望於吏吏之自期亦以此

則因謂之治豈所謂治者耶吾王君聖美之為堯山不以其輕者入於心而猶為其所難剜搥斷裂之故不得行皎明察深矯厲之名不立而下皆有以相先不暴而爭肆耕而飽食事益不至縣令之庭縣既已空無事乃治其所居之堂凡前後之共為此邑者不忍其人沒而不彰則又納其壁中以縣令之題名予客過趙魏之郊問其故家舊俗皆慨然喜言三晉戰國之事自七國之時趙數寇秦人於兩河之間秦方强天下所憚獨在趙

故趙常受兵為天下勁國其後四分以為代魏燕趙踣漳南蹶上黨肩尻頰儨不能相支而邯鄲鉅鹿穿裂摧壞獸鷩鳥决獨當四方之鋒其人生而知有戰鬬攻掠之備習聞而成風者巳久而不可遷雖當積安無事之日其天性固以異於他俗此宜治之甚難而聖美摩撫調養之既成則又推之於前後之人若無心於得失者宜乎民安之不難矣聖美以嘉祐六年得堯山於其將去使來求記於予則治平元年也

七門廟記

劉攽

嘉祐二年予為廬州從事始以事至舒城觀所謂七門三堰者問其居人其溉田幾何對曰凡二萬頃考於圖書實魏揚州刺史劉馥所造自魏至今七百有餘歲云予於是歎美其功後二年校書郎包君廓為縣主簿嘗與予語及之包君謂予曰馥信有功然吾問於耆老而得羹頡侯信焉初漢以龍舒之地封信為列侯信廼為民畝澮舒何以廣溉浸信為始基至馥時廢而復修耳

昔先王之典有功及民則祀之若信者抑可謂有功者乎然吾恨史策之有遺而吾憐舒人之不忘其恩也今我將為侯廟祀之而以敔配子幸為我記之焉予因曰諾頌之包君以書告曰廟謹畢事予曰昔高帝之起宗昆弟之有材能者賈以征伐顯交以出入傳命謹信為功此二人者裂地為王連城數十代王喜以棄國見削而子濞亦用力戰王吳獨信區區僅得封侯而能勤心於民以與萬世之利其愛惠豈與賈濞相侔哉夫攻城

野戰滅國屠邑是二三子之所謂能殺人者也與夫闢地墾土使數十萬之民世世無饑餒之患所謂善養人者於以相譬猶天地之懸絶也然而賈濞以功自名信不見録豈殺人易以快意養人不見形象哉周公之書曰民功曰庸藉使信生當周公之世其受賞非賈濞之所敢望矣雖然彼賈濞之死泯滅無聞久矣而信至今民猶思而記之此所謂得乎丘民而世之寵禄當時則榮歿則已焉者乎夫事有可繼君子繼之不必其肇於

已而後為功也若劉刺史起於三國亂亡之餘蒸庶掃地顧獨以農為先事功一立迄今長存雖曰修舊是可謂功矣予既嘉包君之能徇於民使僕信之美不忘又其建祀合於先王之法於是書之

泰州玩芳亭記

劉攽

楚辭曰惜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自詩人比興皆以芳草嘉卉為君子美德無與玩者猶易井渫不食云爾海陵郡城西偏多喬木大者六七尋雜花桃

李山櫻丁香椒棣數十種萱菊薜荔莎蘆芭蕉叢植櫓生負城地尤良宋氏居之益種修竹梅杏山茶橙梨異方奇卉往往而在清池縈洄多菱蓮蘋藻於是築室城隅下臨衆卉氏曰玩芳於乎喬木森聳百歲之積也衆卉行列十歲所植也雜英紛糅終歲之力也俄而索之不易得也天施地生非為己役也能者取玩焉能主客也惠而不費莫相德也非易所歎渫而不食為心惻也於是刻石亭右以記歲月云

新修東府記

陳繹

中書政事本也宰相三公官也官不必備唯其人匪其人不居且體貌大臣禮重而莊物采顯庸宜備而稱豈曰私其人哉蓋所與坐而論道不下席而致太平之功者二三執政而已國朝以來尚襲唐故大臣多不及建里第而僦居民間至距城數里之外東西南北回遠不相接也四方奏書緩急報聞吏卒持走徧歷諸第一有漏露稽違失亡其可逮乎而又暑寒雨風晨趨暮還輿

衛騶呵導從前後搢紳士大夫造請紛馳於里巷坊曲之隘甚非尊嚴體貌之觀也今禁衛三帥率有公廨庶官省寺亦或有居而獨大臣不列府舍每朝則待漏闕門之次入則議政殿上退即聽事羣有司公見請白可否少休吏史抱文書環几案左右頡頏以進至日下晝數刻始歸夫以王城輦轂之大其制度之闕如此乃出聖畫新刱二府親遣中人度地于闕之西南輪廣方制房皇鈞折繪圖以聞即刊定于禁中申命三司飭吏諸

司計工程材役不妨時費不病官自熈寧三年秋七月興作東西府凡八位總千二百楹明年秋八月東府四位成詔知制誥臣繹為之記臣拜手稽首以書十月工實之次謹按三代盛王縣禮義之政至于周而大備文章典刑物采位叙煒然見於朝廷之表公卿内外居有室宅上不為過侈下不為茍約出則寵之淑旂龍章鈎膺之駕入則具之列鼎蒲筵紛純之居仰而視其宫則有榱題之襲容俯而攝其衣則有衮舄之嚴麗且謂不

如是不足以待其人非其人不足以相天下之政故其
取予屈舒厚薄等衰一謂之天秩先王之澤既竭能道
古人之言者起以其私學蔽尚迷謬世俗雖有志之主
猒然而所慕者不過耳目之所習喣喣而望其下者益
卑西漢去治世未遠開丞相府四出門無闌不設鈴不
警鼓深大宏遠無有限節郡國守長吏得以歲上計事
國有大議車駕亦親幸而臨聽焉然其議不過軍功武
爵期會督責之故至于東漢仍建公府蒼龍闕東偏其

制度雖存而稱號不復於當時蓋用人授位出於一切其煩文虛器隆殺存亡者亦無足以繫政事之重輕宋興之初平定四方烜燿神武遂一宇内頗用戰勲伐閲將帥之人浸久而安生民樂嬉百年之間軌蹟運行將臣相臣夜寐夙興罔敢有懈皇帝臨位躬攬權綱顯白訓義圖惟先王治理之實置府設屬大放古制文武弛張名器有等大小尊卑靡不遵序夫名者禮之分也位者處其名之器也名既正然後任責之理得而百事修

明名不正則任責之理廢而百事隳必使望其器可以知其職可以知其人書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是繇天子任大臣以道而率作興事罔不喜樂賡歌卒起乎治功之隆葢君臣會遇千載之甚盛德也若乃聖作物覩宣耀典訓垂萬世之丕則考不磨之斯文其不在二府之制而在道德之意乎

新修西府記

陳繹

唐初典兵禁中出於帷幄之議故以機密名官開元中

設堂後五房而機密自爲一司其職祕獨宰相得知舍人官屬無得預也正元之後藩鎮旅拒重以兵屬人乃中官分領左右神策軍而樞密之職歸於北司然嘗寄治省寺廡下延英會議則屏立殿西勢猶猒猒傳道宫省語而已至其盛時其貴者號中尉次則樞密使皆得貼黄除吏唐末既除北司并南北軍于樞密使遂總天下之兵五代以來多以武人領使而宰相知院事國朝復置副貳簽書直學士之名大略文武參用間以宰相

兼領之故得進退大吏預聞機政其任職蓋重矣古之公卿入則相與謀於朝出則相與謀於家冢宰膳夫之政不至於耳目而天下四方之事每得於燕處之際故其為之不勞而日常若有餘今未明而入進見請决於陛席之前退而百執事叩閤禀事吏持書奏周走閭巷終日不得與二三大臣謀求若古人之舂容有餘勢固不行也熈寧三年詔營兩府於掖城之南其任樞密使者為西府於是有司知上之所以優隆大臣將以修天

下之政于堂陛之下莫不率職底功士獻其能工致其才不周歲而告成臣謹按樞密司馬之職事而周制屬於夏官秦漢曰太尉亦冠將軍之號禄比丞相置官屬掌兵武夫善用兵者使之至於無兵善治兵者治之於無事然後天子之威刑震耀偃然憺折於萬里之外噫非二三大臣曷以哉若夫仰而登則恩見於榱桷俯而宴則體見於階陛周旋指顧無非上之致隆於己者則其所以享寵而居是者可無思乎

臨湘縣閱武亭記

劉摯

祕書丞衡君塾字文叔治岳州臨湘之二年以書謂余曰使天下不如古吾知其有人焉謀己而偷者固漫不省利害及夸而高言又曰吾方志遠大彼細務瑣瑣烏足為二人者相與從事積微浸著天下類政何可勝數吾則不敢吾之邑右帶長江南東地大倚山民慓猾輕為盜既懲古人不能使民不為盜又不知禁其已然尚曰為政耶縣所賴以索盜有所謂弓手者今在吾籍八

十人前時聽其便私散居廛閭呼調不一難以應猝及去而擾平民令吾能不取官與民作區屋以萃之凡若干據以大亭牓曰閱武以時臨視其藝衆既團肄有地稍稍就律其材漸若可用而無里巷譁競犯法之患此縣令小事非以為功然顧有紀告來者使勿廢而已嗚呼余知君不好小事名也雖然因忽諸小然後可以任夫大俾天下得縣令皆用心猶此循而望古有路矣即以其所以謂余者書之亭上

宋文鑑卷八十一